

山高路远,去高凉亭村访笋。此时正是笋季。从县城开车一个多小时,一直往山中去,山愈深,而春愈深。春色愈来愈浓,满目青绿,偶尔有飞瀑从山间挂下,粉色和白色的杜鹃花在车窗外一丛丛掠过。山中微雨,清甜山野空气扑进车窗,令人心醉。

高凉亭村,有如世外桃源。村民说,祖先都是逃难而来,落脚山中。村落背靠大山,曰六亩山,海拔一千多米。因山顶有平地六亩而得名。清代,山顶有寺庙,僧人不少,不知何年何月毁之,现在山顶,仍有几许断壁碎瓦。小村庄二百余户人家,五六百人,仍在村中者,年龄均在六十岁以上。山中无水田,种不了水稻,唯有番薯和青笋。从前,村民就靠番薯和青笋维持生计,番薯吃不完,晒成干;青笋吃不完,也晒成干,徒步数十里,背到小镇卖掉换钱。

而今小山村已成景区,悠然世外,游客来山中度假、徒步、漂流、滑雪。村书记姓毛,名叫亚君,是个利落女子,开了一个农产品加工厂。村民们一时销不掉的番薯和青笋,都背到她的厂里来。笋这个东西,是这样的,春天的夜里萌发,一夜长数寸,每天都要去掘来。一两天不去掘笋,笋就长老了,慢慢变成竹子,不堪吃。村民们年纪大了,勉力上山掘的笋,背到家中,再不卖掉,便是白费力气。于是,卖不掉的笋,就一篓篓地送到亚君的家门口来。记得两年前的春天,山中笋挖下来,出不去,就全部堆到她的家里,堆了四五万斤。那怎么办呢,亚君也担心卖不出去,可想来想去,最后还是收下,不让老

人家们忧心。亚君小时候,记得一个个春天,大人上山掘了一篓篓的青笋,她在家中从妹妹一起剥笋。刺啦,刺啦,撕开笋壳,剥出细嫩洁白的笋肉。这个活计每天要从放学做到深夜,最后是在笋堆里睡着的。她也恨笋。那么多的笋,春雨之中还带着山里的黄泥,剥得两手沉沉,睡梦中还有酸痛。她暗暗想,哪一个春天,山里不长出一棵笋就好了。可是,每一个春天到来,山中杜鹃花开,笋也都如期到来。

烘笋干,是用火炉与木炭烘烤。而烘烤之前,那些笋是在锅中煮上三四小时,用盐来煮,煮到入味,煮到透彻,再用木炭烘整整一夜。笋味飘荡在小山村,清寒的夜晚里都是辛劳又满怀希望。亚君还想,不知道是哪些人,最终吃到我们家烘的青笋干呢。

这个春天,亚君四十七岁了,还在跟青笋打交道。看来这辈子是摆脱不了笋。她办了厂,买了干燥和真空包装设备,做手剥笋和笋干,再用不着用木炭和火炉烘笋干了。忙的时候,一天可以烘八千斤笋干。上半年做笋干,下半年做番薯干。这个事,说起来真的很难,挣不到钱。亚君说,可是这是一条山间漂流的船,你上了这条船,村里这些乡亲们跟你一起呢。年年春天,春天里的一天,大伯大叔们都把一篓篓的青笋背到门前。只有一样不同,现在,上山掘笋的人渐少,父亲他们都七十多岁了,再爬不动山了。年轻人都在外面闯生活,山里的笋,顾自长得旺盛,长成一片竹林。

好在有许多人来到山里,看山里的春天,看山里的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国际滑雪场只在冬天开业,亚君很希望经营者能开拓

亚君的笋

周华诚



现在走进饭店和咖啡馆,你会发现一桌桌谈笑风生的几乎全是女人,这已见怪不怪,倒不是其间没有男人,只是在女人的一片叽叽喳喳和嘻嘻哈哈中,他们很难插上嘴,坐在一旁有些落寞。

女人碰在一起说不完是因为话题太多,联想飞快,从这个话题跳到那个话题,不仅有逻辑性且过渡自然。比如一人说,昨天我下午回家,发现早上喝牛奶的空杯子还一动不动地“站”在老地方,沙发里窝着玩手机的人……此话一出,立刻呈放射性喷发,各种老公的段子一个接一个。这时,一桌人有时会分成几个组,七嘴八舌对讲,且很快有人把话题进一步拓展,于是从老公讲到婆媳,再到血压高吃什么药看什么医院好,到吃什么东西做什么操可降低压,又到什么菜少放盐也好吃且易操作,再引出七八个菜谱,过渡到物价涨价,再到一家人的不同口味,到孙辈读书辛苦要加强营养,到自己小时候读书没那么辛苦,自然而然引向插队落户,那时下地干活现在老了才发现腿腿不行,又到了养生健康……话至此,回望来路,已望不见起点,这就是女人的话题走向。

我常奇怪男人在一起聊什么,只是难有机会旁听。一次,我们一群闺蜜去某个带花园的酒店吃下午茶,吃到一半,有游览车经过窗前,隔窗问有没有人要坐,但座位不够,我就没去。留下的还有几位男家属,他们是跟着老婆来参加闺蜜聚会,且刚互相认识。女人聊天时他们喝茶没机会说话,现在轮到他们了。我注意听了他们聊的内容:茶叶品种、汽车牌子、地段房价、股票涨跌、种花钓鱼……热闹但就是不聊家常、日子和心思。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,应该缺了女人聊天特有的温度。

出更多的业务来,帮村里带来四季的流量。夏天来戏水,冬天来滑雪,春天看花,秋天摘果,顺便就把山里的土特产带了回去。亚君和我聊天的时候,接了好多个电话。聊天结束,她说要去接待一位客商,人家想要来村里投资一个项目。对此,亚君是很欢迎的,她愿意越来越多的人懂得高凉亭的好处,来高凉亭游玩。

她出门的时候,正好又有山农送来两篓青笋。接下来,菜竹笋、五月白、端午笋,不同的笋都会相继长出来,山里的日子像雨后春笋,在满山的青绿里长出蓬勃的生机。

女人的话题

王安诺

有人问我,你为什么喜欢到咖啡馆看书呢?又花钱又吵人,家里多安静。我想了一下,坐在家,貌似安静,其实并不,处处都有一种无声的提醒和暗示,如地板脏了要不要拖;晒在外面的衣服大概干了该收了;今晚吃的肉要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;花瓶很久没换水了……一会儿站起来忙这,一会儿想起来忙那。咖啡馆里虽人声嘈杂、音乐震响,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,我的心是安静的。就如那个在桌上站了一天的空牛奶杯,窝在沙发里刷手机的男人觉得放着很正常,但在女人眼里,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瑕疵,桌上的脏杯子是必定要洗净摆好的。所以,男人常埋怨女人,啰嗦得来,样样要讲。他是不理解,女人话多,是她关注男人看不到的生活点滴细节。女人懂得,正是这些琐碎碎碎拼就了一天的日子,啰嗦是热爱,一心把日子过好的责任心。

小时候看一千零一夜,又名天方夜谭,那个国王为了报复出轨的王后,每天要杀一个少女,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,丞相的女儿鲁佐德自告奋勇去陪伴国王,每晚讲述一个故事,让国王听得欲罢不能,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,终于拯救他人也拯救了自己。我现在想想,山鲁佐德哪来那么多故事可讲呢,她一定是一个关注生活,关注人的聪明女人,有过不完的日子,就有聊不完的话题,这也许上天对话多啰嗦女人辛苦的回报。女人聊天,不仅是表达,交流,倾诉,还是互相触摸对方的岁月,温暖自己的内心。

据说女人平均寿命高于男性,会聊天,能享受聊天的乐趣,也许是原因之一吧。

从“不得不读”到“不能不读”

徐满成

2018年以前,我没有接触过地方志。当年考上博士研究生后,导师段逸山先生即授我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上海府县志辑》,让我“先读一读”,看是否可提取一些涉医的资料,作为将来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内容。老师的一点指点,不意竟成为我的兴趣和今后研究志趣所在。

正如我在博士学位论文“致谢”中所写,“开卷首见《嘉庆松江府志》,皇皇八十四卷。初不甚得法,唯逐

字检阅,历时数月,未得吉光片羽。”因为我从没读过地方志,也并不知涉医的资料可能在哪些篇目里,只能硬着头皮,从头读起。谁知直至第一册艰难阅毕,再无多少涉医资料,心中一紧:耗费了不少时日,仅得这一点,即使读完该辑全十册,又能得到多少素材?如何能支撑学位论文?

幸运的是,段逸山先生当时虽已年近八旬,仍坚持每月召集大家开一次碰头会,学生汇报进展,提出困惑,老师点评,再指点思路。老师指示我不必急,先尽快读完一部方志再看。于是我继续“攻读”,直至《艺术传》《艺文志》等篇,其中记载了大量医人医事医籍,我如获至宝。

读完《嘉庆松江府志》,再读其他方志就轻松了不少。一是因为《嘉庆松江府志》有84卷,内容最多,其后的《光绪松江府续志》和各部县志篇幅相对较少,读来也轻松;二是因为读过《嘉庆松江府志》后,我开始熟悉方志中涉医资料的分布,知道哪些篇目只需扫

春光正好。乡野上,麦浪满望;阳光下的油菜花、杂花,像灶膛里的火苗,被春风鼓起。蛙声寥落,劳燕纷飞。照理,这时该有换糖老汉的箫声,慵懒得时有时无。在麦浪花海间,移动着一个光脑袋。随后,换糖老汉晃悠悠着糖担,出现在村口。正玩着的小屁孩,轰然鹊起,去找换糖的。然而,现在什么也没有,只有花香和春风。如今的乡村是如此的宁静,田垄上少有人过往。

空怅间,仿佛有一个声音,呜呜的,像破碎的喇叭。细听,又断了。想往前走,声音又起。好熟悉的声音啊!那不是麦笛声吗?多少年没听到了!我呆立,判断声音是从小河的拐弯处传来的,就拨开路上的蚕豆、茅草寻往。

河岸上,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骑坐在岸上,背对着我吹麦笛。那不是宜旧吗?一个快八十岁有些智障的老人。我喊了一声,他无动于衷,只管吹。他耳背。麦笛是我们曾经的爱。春天,放学回家或割草,过麦田则随手折一麦管,将一头撕开,放在嘴里吹出破碎的“哔哩,哔哩”声,那声音并不清脆,有些沧桑。麦浪、油菜高过我们,只有那声,在河滩边、田野里应和着。召集到一块的我们,于是结伴拔茅针,寻找蛇卵子。直到炊烟四起,在母亲的呼唤声里,才吹着麦笛一路松爽回家。

那时的宜旧,才十七八岁。他读了六年一年级。每学期开学,人家问他读几年级?他说依旧一年级。依旧的本地话是“宜旧”,他于是就得了个“宜旧”的绰号。他只会养牛、放牛。每天露水还未干,他就我家的对岸放牛了。油菜花旺的日子,他眼神迷离,两嘴角白沫。看见小媳妇背着包袱回娘家,看见河里嫁娶的红船驶过,他嘴里嗫嚅着要讨娘子。可有谁愿意呢?过了这个季节,他喜欢跟这些这些小屁孩玩,帮着拿筷子,磨镰刀。我们上学去了,他独个坐在牛背上,哔哩着麦笛。

几年后,宜旧的父母给他娶了二婚且怀着孩子的阿桃。阿桃拐脚厉害,人面如桃花。不出半年,阿桃生了个男孩春田。春田两岁时,阿桃还是跟原来的男人痴痴头走了。原因是宜旧发傻时,将很多事口无遮拦地说给人们听。那时的宜旧,是最受欢迎的。在劳动间歇,年轻人喜欢凑向他,还给烟抽,以换取听宜旧说事解乏。阿桃的理由牵强,主要是生了男娃,痴痴头不嫌了,物归旧主。宜旧从此就再也没娶到。只是看到人家的孩子上学,就比划着说,春田也有这么大了。春田,春田的,你那春田呢?经人一说,他会跑到自己读过书的学校去找,可哪能找得到呢?

许多年过去了,每当看到牧童放牛的国画,我就想起宜旧。不过他不会吹横笛,那画面自然也不生动,甚至有些蠢。

如今,每次回老家,常看到宜旧在田埂上兜转,雪白的头发,倒背着双手,像身后跟着一头牛似的。他自己听不见,以为别人也听不见,总拔挺喉咙喊话。见了我伸手讨烟,给了一支,他还要一支。离开时,听他喊话:弟弟好来,给我烟,还给我烟,我就喊他,可还是罢了。他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了,出去了就认不得回来的路,只有这放过牛的田野,才是他熟悉的世界。

春风依旧,风过处菜花飘零。宜旧骑在岸上专注地吹着,那是当年骑在牛背上的姿势。我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,他是不是想起当年的情景,是不是还想起他的阿桃与春田呢?

还是不要惊动他,让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读,哪些要精读。2019年的一天,我在浏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时看到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》,发现其中收录的上海地区府志、县志较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更多,如能从其中开掘,岂不快哉?牵头单位是市方志办,我萌生了去碰碰运气的念头。经辗转联系,确定了到斜土路拜访童庆荣老师的时间。去之前,我的心中颇有些志忑。但见面后,我的顾虑彻底被打消。童老师为我解答了

许多问题,并提供了方志目录、方志丛书等。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,再加上后来又获相关专家的指导和帮助,方志涉医资料整理、研究的进展更快了,最终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。

回头看,方志为一地之“百科全书”,无所不包。对于地方文献研究而言,确实是一片沃土。因此,我在师长同仁的鼓励下,又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,专门开辟了上海府县旧志涉医资料研究、地方医家研究的小方向,以作进一步挖掘。

如今,我业余对某地某些方面的事物产生兴趣时,第一反应也是去翻看当地方志。若未读过一地之方志,就不能当作自己了解该地。当然,此时阅读的心境又与做博士论文时大不一样了。方志这片沃土,也便从原来的“不得不读”,到了现在的“不能不读”。

站在河岸边向对岸望去,对面的窗子里总有一张脸浅浅地笑着。后来,小河上有了一座桥,我很容易就站在了对面的那扇窗里。

我小时候,外婆做完家务,就会一手拎着篮子,一手牵着我的小手晃悠悠地走过桥。每次我都嫌外婆走得慢,因为桥头那边小市场里烧饼油条豆浆的香味勾出了我的馋虫。外婆见我馋得实在不行,偶尔也会给我买一次,我就一小口一小口地尝着吃。回家路上,我总嫌外婆走得太快,外婆也不和我计较,任由我在桥上玩上一会儿,摸摸狮子头,蹲在地上看看蚂蚁搬家,或就着桥上的石块跳着九宫格的游戏。她

外婆家的桥

朱学忠

就放下篮子,站在桥上抬头看看、低头瞧瞧,左边聊聊、右边笑笑,见我玩腻了,才拉着我的手走回家去。

后来,到了不得不背起行囊远走的年纪,外婆和她的桥成了我背囊里最重的物件。每个深夜,外婆和她的桥成了最细的针线,密密匝匝、妥妥地兜住了我的心,醒来后又是热气腾腾的一个人。

如今,当我穿着满是尘土的鞋子再次踏上小桥的时候,外婆的手依旧在前面伸着,我却不由自主地

向后伸出了另一只手,我也想牵着我的外甥慢慢悠悠地走上桥。我们陪外婆一起抬头看看那蓝天白云,数一数眼前的山峦什么时候又长高了一点,或低头看看草丛成群结伴游着的流水、浅水滩的草里小蝌蚪游着游着就长出了尾巴、长出了有力的小腿。我想慢慢地陪着外婆,看见芦花的盛开和岸边窗子里的笑脸,让她的心中也可以有一块空白来安放这些“无用”的东西。

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自己的桥,桥上桥下就有自己的风景。我们在走走停停中看风景,在好奇心打滚的地方就捡到了快乐,于是,就热爱生活,热爱生命。



绿色的拍摄主体,绿色的背景,构成了一幅平静又灵动的绿色画卷,是绿意盎然的春天感觉。

这是去马来西亚槟城参加一个摄影活动时拍摄的,我们参观了槟城最大的昆虫博物馆。当时许多人将目光投向那四处飞舞且五彩斑斓的蝴蝶,而我,似乎对周围的小动物更感兴趣。尤其是这只青蛙,因为它是抵近观察,第一次感觉到它的生命体是那样清晰

摄影

邂逅绿色

马亚平

和生动。特别是它的眼睛,还闪着光亮,其灵动感伸手可及。出彩的还有那翠绿色犹如宝石般的背景,不仅养眼,还产生了梦幻般的感受。

这张图片拍成后都不用后期调色,因为这样的色彩,本就是最独特也是最治愈的。拍摄这只青蛙我是认真的,没有微距镜头,就用70—200的镜头代

替,虽然周围人都在手持拍摄,但为了将青蛙身上的纹理、光泽等拍摄清楚,我还架起了三脚架,仔细对焦……

其实,古今之人对绿色都有深深的赏识之意,古人则有“春阴垂野草青青,时有幽花一树明”这样美好意境的诗句。如果一幅图能在示人的第一时间从色彩上就带来明快和愉悦,那认认真真将其拍摄下来真是一件开心事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,虽然周国人都手持拍摄,但为了将青蛙身上的纹理、光泽等拍摄清楚,我还架起了三脚架,仔细对焦……其实,古今之人对绿色都有深深的赏识之意,古人则有“春阴垂野草青青,时有幽花一树明”这样美好意境的诗句。如果一幅图能在示人的第一时间从色彩上就带来明快和愉悦,那认认真真将其拍摄下来真是一件开心事。

谁在吹麦笛

汤羽梅

